

船·路·桥

程志开

蜿蜒流淌的金沙江，在迪庆境内转了几个大弯，从虎跳峡的绝壁狭缝里欢奔而去，在沿江河谷留下几个坝子，美丽的村庄就在她的转弯处拓展，养育了江边人。

在金沙江边，人们靠着母亲河生长繁衍。隔着金沙江，两岸的群众友好往来，结友联姻，过着与世无争的宁静生活。

在金沙江上，有一些往事也深深烙印在沿江人的脑海里。

山歌唱出江水无情

沿江有山歌唱到：“最毒不过长江水，堵断我的有情人。”过去，很多沿江两岸的人隔河相望，彼此对歌，但因为隔着大江失去了交往的机会。

年近90岁的翠英奶奶，年轻时从金沙江西岸的娘家嫁到东岸的婆家，那时她19岁。

凭着媒人的一两次说和，父母把她的亲事答应给隔江而南的夫家。出嫁时，夫家借用一匹白马，把哭成泪人的翠英扶上马背。想着娘家和婆家之间横亘着一条滔滔江水，要绕很远的路，才有渡船把她载过去，她的内心有绝望、有难以言表的痛楚。

出嫁那天不亮，唢呐师傅就迫不及待地吹起离娘调，母亲凄惨的哭声就在黎明昏暗的空气里响起，令人肝肠寸断。年少的翠英想不出嫁后就见不到自己的父母姊妹，她哭到没有眼泪。

到了婆家，初为人妇的她很想家，每天忍不住坐在江边，看着缓缓流淌的长江水流泪。她会唱山歌，最喜欢唱的一首就是：“核桃花花吊吊长，想爹想妈又想娘。写封书信寄不到，守住长江哭一场。”无数的思念顺着长江水流淌，流逝的时光在牵挂里走远。

因为信息无法传递，她的母亲去世时，她没能回来送别，父亲重病时，她也赶不回来尽孝。三年五载才能听到亲人的消息，十年八年才能回到日夜思念的故乡和亲人团聚。

直到继红桥架起来，她才有更多机会回娘家，这时，她回一趟家要单边步行十多公里，有时候脚都磨破了才到家。回家成了一种痛苦的向往。

如今，她已四世同堂，儿子和孙子都会开车，家里除了农用拖拉机，还买了越野车。虽然父母、兄弟和姐妹都过世了，她还会每年回到故乡一趟，任故乡的山风吹起她腮旁的白发，清明节时她还能回到父母的坟前烧香磕头。

来回的路在车轮的转动中只需要几十分钟。

绕山绕水过江去

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从金江到上江只有撒苏碧、松坪子、土林、车轴寒史里、吾竹石香村、木斯扎、土旺等几个屈指可数的渡口，村民到对岸去只能寻找离家最近的渡口渡船过江。

在金江镇兴隆村，年逾八旬的周久皋老人还记得他们年轻时过江的一些事。

兴隆村旁流淌的金沙江大多数时候水面看起来风平浪静，但很多地方却暗流涌动，隐藏漩涡，不明情况的人往往会在划船渡江或者游泳过江时遇到危险。

在他小时候，村里有个姓付的年轻人水性最好，他过江的时候往往赢来村民观看。每一次过江，他总是慢条斯理地脱下外衣外裤，在肩膀、脊背、大腿、肚子等部位拍上江水，然后把外衣外裤顶在头上游过江去，上岸后穿上衣服就得意地向对岸观看着他过江的人挥挥手。每一次，他顶在头顶上的衣服都不会沾水。

然而，就是这样把自己和大江融为一体的人也有失算的时候。在一次江水已经把江岸沙滩上的鹅卵



蜿蜒流淌的金沙江。

(精英明 摄)

石淹没的日子过江时，他在众人的注视下，在江心与几个波浪搏击后消失了。后来，村民在离村两公里的一个浅滩上找到了他的尸体。

从此，村里人再也不敢为自己水性好而得意。大人们严防紧盯，不让自己的孩子到有激流的江边玩耍。

但过江的事还是阻断不了，走亲戚、运物资，甚至妇女们编织草席子的山草也得去江对面的山崖上找。

江面上还是偶见羊皮筏子、猪槽船、小木船、木筏顺着江水漂流。

在江边，上年纪的人的脑子里总是烙印着坐筏子、木船的故事。

坐筏子、木船特别需要讲究平衡，特别是羊皮筏，上筏和下筏时必须左一个右一个上下，坐筏子时两边人数一致，胖瘦搭配，行驶过程中还不能动来动去，稍不注意就会让全筏子的人都掉进江水里，甚至被淹死。

翻船和翻筏的事时有发生，淹死人的事时有发生。

80多岁的石玉美老人出生在金江镇打芝坝，至今在他的脑海里依然烙印着当年他到维西就读中学的情景。

去维西考试时，从没到过维西的他带着三升米，从家里走到羊犁石渡口。渡船一天一个来回，下午才来摆渡。石玉美一上午在江边等船，直到其他过江的人到得差不多时，船家才开始摆渡。

从打芝坝到羊犁石渡口有十多公里的路程，一个少年步行差不多需要一个上午。

大集体时，在金江公路没有修建之前，物资转运主要靠渡船运输。此时，各渡口的船由村里年轻力壮、通水性的男人负责划船，队里给他们每天记全劳动力的工分。

这时江边的船已经大部分变成了大木船，运载能力和安全性都有所提高。

后来，渡船实现半自动化。村民们用篾条编成直径五六公分的篾绳，固定在船头船尾和两岸的木头转盘上。每当渡船过江时，七八个划船人在江岸上一起转动转盘，靠着转盘的转动收绳拉船过江。

在金江，这种渡船形式只是在吾竹石香村羊犁石渡口采用。

到上世纪八十年代，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，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，沿江两岸众人划船的场面随之消失。丽江居住的一些村民以家庭为单位，请木匠造木船。来往的人在江岸上吼几声：“喂，坐船了。”船家就会跑来帮助划船过江，船家也从划船中获得经济收益。

后来，丽江沿江的公路路面铺了柏油路后，沿江的木船在很短时间内大多换了机船，渡口增多了，船只增多了。大型机船上除了载人还载车，江面随时都可以看见船只忙碌的身影。来往金江、上江的人大多选择走一段平坦的柏油路，在一个就近的渡口把车开上船，连人带车一起过江。

再后来，香格里拉市这边的金江线铺通了柏油路，在金江修建了大桥。为了保障过江人的生命财产安全，交通局的海事部门加强对沿江渡船的管理，渡船全部更换成机船，每年对机船船主补助燃油费。

从羊皮筏到猪槽船，从小木船到机船，村民王伯都坐过，他划过木船，目前购置了机船，建起了自己的渡口。

他说，过去划木船时，费力不说，安全隐患也很多，到达目的地也不精确，从江这边划船过去，船要随江漂流至少半公里才能上岸。如今驾驶机船过江很便捷，启动机船引擎，手握方向盘，过去近20多分钟才能过江去，如今不到10分钟就可以把船只精确停靠在对岸的码头上。

多少次梦回故土香格里拉，都未踏上它的征程。就算是过年回家探亲，也仅仅止步于江边继红桥，只因那里是生我养我的地方。

所幸今年8月，携子回家度暑假。刚刚跨过松园大桥，“香格里拉欢迎您！”几个火红大字连着一头头雪白的牦牛像映入眼帘，从开发区往桥头方向的道路两边，一排排大红灯笼挂直挂云霄，节日的气氛扑面而来。可是迎接一个游子的归来也用不着这样的排场阵势呀！疑惑之余，问一声故乡的亲人，才知道原来是在这个即将到来的金秋季节，迎来了我们迪庆藏族自治州六十周年的生日庆典。

波涛汹涌的冲江河源源不断地注入金沙江，对面是丽香高速和丽香铁路热火朝天的施工现场。多少年来，迪庆人民连做梦也想不到的变化——天堑变通途，已指日可待。一路而上，扬起的灰尘连同到处正在修修补补的坑坑洼洼，都是这个惊人变化的伴手礼，热情的迪庆人民请你要收下这个礼物！

步入市区，地处高原的香格里拉城的变化，让人惊呆了！曾几何时，它也变得如同江南小镇一般的树影婆娑起来。牦牛和乌鸦在这美丽的城区早已不见了踪影，一改30多年前在此读书时一片荒芜的景象。

城区最大的亮点，除了一排排藏式特色的建筑，就数纳赤河边和龙潭公园的变化最大。记得我读中学的时候，经常来到纳赤河边背书散步。这里曾经是臭气熏天、乌鸦聚集的荒芜之地，除了成堆的垃圾和一些枯草，并没有几丝绿意。现如今，这条河流已经被治理得日益清澈起来，河道两旁绿树成荫，静谧迷人，成了附近几所中学莘莘学子们读书的最好去处。记得以前的龙潭也只是一个小的出水口，如今，延路打造成一条漂亮的景观大道，市区居民拥有了这样安逸的休闲娱乐、健身场所，怎能不热爱这个蓝天白云下的家园呢？

放眼望去，城边上矗立着雄伟的噶丹·松赞林寺。它好似乎也进行了一番精心的修整，不仅屋顶金光闪闪，整个建筑群已初具规模，怪不得它被外界誉为小布达拉宫呢！为了能够从里到外、全方位的欣赏这座历史悠久的美丽宫殿，近年来，又投资修建了拉姆央措湖广场公园。从寺院里参观出来，又围着公园漫步一圈，人们可以从这里一百八十度地欣赏到这座神秘宫殿的全貌和倒影。我想能够这样用心领略佛教圣地的场景，也是并不多见的，修建这个公园的壮举，不仅提高了松赞林寺的知名度，还大大地丰富了当地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。

纳帕海边，凉风习习，又是一片迷人的湖光山色。新修的环湖路上，悠闲的农牧民忙碌于成群的猪牛羊马之间，描绘出一幅幅人类与大自然和谐的画面。

周围的田野、青稞架下，已是一片麦浪滚滚的金色海洋。秋姑娘特别眷顾迪庆高原，这才刚刚立秋，浓浓的秋色就已经在这里捷足先登，早早地给美丽的香格里拉披上了色彩斑斓的外衣。这里的色彩，除了山花烂漫的春色，就数层林尽染的秋色最让人流连忘返了。看来再过几天就可以约上亲朋好友、倾巢出动，去郊外观赏这迷人的秋色了。

如果说碧塔海和属都湖是迪庆高原的双眸，那么巴拉格宗就是它雄伟的身姿了。前往普达措公园的那天，碧塔海的部分路段被关闭了。遗憾之余，对珍稀鱼类的保护表示理解。迪庆人民如同爱护自己的双眼一般，关爱着它的清澈明亮，环保意识已今非昔比了。

既然高原明珠“犹抱琵琶半遮面”，那么就让我们来一睹香格里拉大峡谷的风采吧！巴拉格宗是近年来新开发的景区，耗资过亿，名不虚传。景区分为巴拉村、香巴拉佛塔、通天桥以及峡谷风光。由于目前到山顶佛塔的路段尚未开通，游览重点是两公里半的峡谷风光。这座集雪山冰川、森林草甸、峡谷河流和古老村落为一体的峡谷，不仅向世人展示了触手可及的群山峻岭、峭壁万仞，峡谷纵横交错、峡中有峡、峡上有峡、峡峡相连，而且还向人们讲述着千姿百态的地质地貌景观。这里古老而沧桑，淳朴而自然，流传着香格里拉动人的故事和抒情的赞歌。

迪庆变了样，但不变的是它原始的自然风貌。即使你走到天涯海角、游遍千山万水。蓦然回首，还是觉得自己的家乡迪庆最美。



美丽的家乡

● 香格里拉中学高81班 杨中帆 指导教师 刘金芳

家长的田野是五颜六色的、是美丽动人的，是我深深爱着的。

天空

家乡的天空只能用四个字来形容：蓝得过分。这不是夸张，可词穷的我却想不出更好的词语来去形容它。那种蓝，蓝的深沉、蓝得动人，没有被工厂的浓烟污染过，只是偶尔会有缕缕炊烟从农舍屋顶飘出来，给宁静的天空增添了几分诗意，仿佛承载着人们纯净的心灵。

家乡的天空是一尘不染的、是一碧如洗的，是我深深爱着的。

大江

永远奔腾不息，夏天像只咆哮的猛虎，冬天像只温顺的兔子，却永远是我们的乐园。夏天的水总是波涛汹涌，我们会把小木船绑在树上，然后在汹涌的水里装模作样地划船，常搞得浑身湿透

才罢休。冬天的水清澈见底，似《小石潭记》中的“潭中鱼可百许头，皆若空游无所依”。我们会把脚丫子泡在水里，或躺在沙滩上，分享着各自的趣事，在江边一待就是一整天，直到太阳落山时才带着满身的沙子回家去。

家乡的金沙江是永不停息的、是充满欢笑的，是我深深爱着的。

改变

在这里多加一节“改变”，或许会显得突兀，可我却不得不提起，近年来，家乡发生了重大变化——

最记得的是那条泥巴路。下雨的时候常有很多坑坑洼洼和积水，稍不留神就会滑倒在泥潭里，满身狼狈。可是现在变好了，水泥路和柏油路取代了泥巴路，常有村民骑着新买的摩托车或开着新买的小汽车在路上溜达。

最喜欢的是，几乎每一家都安装了无线网。小孩们聚在一起玩游戏，闹哄哄的；大人们坐在一起研究怎么用无线网视频聊天、看电影；老人们则会聚在一起聊天，说什么“现在国家政策好啊，想当年我们……”然后便会引起共鸣，老人们七嘴八舌地讲开了，却不小心惊醒了怀里抱着的孙子或孙女，孩子瘪着小嘴开始哭。老人们被逗乐了，咧着嘴乐呵呵地笑，那些幸福地笑声传出很远，很远。

人人都说家乡美，可我觉得我的家乡更美。因为这里充满宁静、充满祥和，充满欢笑、充满回忆，最重要的是，这里充满了幸福，充满了希望。

我深爱着我美丽的家乡。

又是一年灯火阑珊

● 香格里拉市第一中学 82班 徐靖停 指导教师 黄耀琼

云卷云舒，花开花落。浮浮沉沉间，尘埃拂去喧嚣。月夜，灯下，于一盏茶间，一曲歌中，我坐在窗边，暮然回首，便瞧见了故乡之影，在夜色下熠熠生辉……

在暮色笼罩天边最后一个角落之际，城市边缘的第一盏路灯亮起，在依稀间，平添一抹亮色。接着，其他灯盏也陆续亮起，与空中的星辰打着招呼，互相寒暄、互相嬉戏，跑着、笑着、闹着，让整个城市充盈了欢声笑语。而我，站在城市的另一端，缓缓地、远远地瞧着他们兀然，望着这座城……

望着望着，忽然忆起，几日前，与母亲闲聊时提到了故乡的过去。那时，大多人根本不知道“电灯”为何物，知道的人就算是见多识广了，而那些拥有电灯的人家，更算是奢侈。在墨色般的黑夜如潮水涌来时，大多数人只能点亮一支又一支的蜡烛，纵使那一支又一支的蜡烛所渲染的，仅仅只是一方小小的天地，但也足以令人感到那浮世中难得的安稳了。在故乡这座小小的城里，透过那小小的一方玻璃，透露出片片昏黄，在除夕中忽明忽暗地起伏……

时光飞逝，日月如梭，山光水影，瞬息而已。每天都在重复的时间，带走了历史的尘烟，同他一起前行的，还有每天都在气喘吁吁追逐自己的社会。今日的这座城池，确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成百上千的高楼大厦拔地而起，宽阔的柏油路一马平川，再一次透过玻璃窗的，成了亮眼的明黄。在灯火辉煌的照耀下，一个个情节曲折的故事上演，而那些灯盏也就成了最好的见证者。他看着人们居住的房屋从破败的木头到坚硬的钢筋混泥土，从每日为衣食住行而愁眉苦脸，到在烟火袅袅中谈笑风生。家家户户的夜晚，不再彷徨，不在迷失；他看着人们在光影下兢兢业业地奋斗，促使了一座文化宝库——州图书馆的由小变大。它见证了图书馆收藏下第一本书，也见证了图书馆今日的浩瀚如烟；它看着阅读第一人踏入门槛，也看着越来越多的人纷至沓来。这一切的一切，不正是反映出了我们美丽故乡在文化教育方面所迈出的巨大一步吗？

在灯盏见证下的故事，还有一年比一年更加盛大的州庆活动。肆意飞扬的马蹄，扬起片片尘土，在灿烂的阳光之下，挥洒，挥洒，画出美好的弧度。意气风发的康巴少年郎，着五色交映的盛装，在马背上挥洒青春的力量，向世人展示了香格里拉日新月异的面貌！

人们总说，光是希望的象征，如今看来，倒也不是空穴来风。怀着希望的灯火，从无到有、由少变多，不正是故乡发展、变化的象征吗？从昔日的贫困到今日的富饶，从昔日的荒凉到今日的热闹。故乡正如一位风华正茂的少年，在所有瑞有理想、热血奉献的人的前仆后继下，水滴石穿、日积月累，最终谱写出一曲又一曲的赞歌，让这座坐落在祖国西南的城市，迸发出前所未有的光彩……这就是我的故乡，我爱它的清荣峻茂，爱它的百花齐放。我相信，它的未来一定会蒸蒸日上，不骄不躁地奋发地升腾！

夜越长越沉默，一轮皎洁的月与万千星辰相遇；星辰与水中的倒影相遇；倒影与万家灯火相遇；灯火又是人间的暖意。最后的最后，我与这承载人间暖意的万家灯火相遇。这些灯火，才刚刚开始属于他们的狂欢，他们的故事，还来日方长。就像我亲爱的故乡，属于它的诗章，还很长，很长……

